

春深千次古山重

□ 温吉娜

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

我想，去过漳州长泰山重村(又称“古山重”)的人，没有人能走出这句诗。一重一重的山，翻过层层叠叠的新绿，古山重躲在群山间，有如叫好声迭起才肯甩袖露面的青衣。

村落不小，看点也多，水尾塔第一个见我。宋人用石块垒出的塔仔，像人造小山，身旁的溪水倒着群山和这座小山的影子。风动，水波迭起时，溪面泛出一波又一波的山影。是风在水里造山，送给行人看。至于人在岸上垒塔，则是为拜托下游水势不要泛滥。

水很守诺，塔边，油菜花茂盛得像一地绿火。今年，古山重的春天来得太早。前些天，心急的暖风把油菜花过早吹黄，到我来时，小道两侧，着眼的只有油菜籽的翠绿。李花也开过头了，三月，古山重李树林里间，极偶尔才会撒出一枝白。难道，古山重的春天过完了吗？

还未真正走进古山重，我已被“疑无春”困扰，纳闷起来。接着走走看看吧，我向村里的古民居走去，一路上，眼前最多的还是绿：大自然神奇地调和出上万种不同的绿调，水绿、草绿、树绿，浮萍和野葱也要绿，古山重的春季，千万种绿比花红高寿。

终于走到古民居，才有不同的色彩迎接我。石头的褐灰色，是山剥离绿衣后，风化许久的成果。一座大山偶尔松松筋骨，像云下小雨似的撒掉一些山石，古山重人将山的恩赐视为珍宝。在这里，石块被建成房子，被搭成一堵古石墙，被铺成千回百转的石头路……

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古山重村的路，竟比重山还契合陆游的诗。沿着一条路走了不到几步，狭窄的路口，四五个选择在等待着我。随便挑一个吧，走不到几步，高高的石墙在前头当拦路虎，正要转身，竟在墙间发现一条羊肠小道，人侧着身走，刚刚好。古民居



像个迷宫，千百年间，多少人迷路过路？也许数不清，就像村里千千万万块石头。

小心翼翼地斜过去，眼睛和石头上湿绿的青苔在方寸间会晤，它们雀跃地迎接我重新进入绿的世界。一千岁的古樟树，十余人才能合围的树干中空枯槁，樟树枝自顾自地展开一汪绿海。枯木逢春，不外如是。弯腰穿过半人高的树洞，豁然开朗。古树和土地的连接处，一丛年轻的峨眉参开得烂漫，小小一片白，原来，暖风还送了小小的一片早春在这里。

古山重的最后一站，我落在水云涧。名字取得很好听，入眼更叫人觉得不虚此行。溪水被横溪的绿树枝照成翠绿，枝和枝的间隔处，光偶尔落进来，掉在溪上，古山重从此多出一幅莫奈的遗作，溪水流成画布，行人走成赏画人。

最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将要离开时，在古山重的路旁居然还有一树桃花在等着我。粉白的花一边开一边落，在我临行前偏偏要掉下一朵送我。捡起这朵桃花，在发丝般的桃花蕊里，我看见了古山重的一千次春深。

鹅洲岛春醪

□ 迟莽



春天迈着轻快的步子来了。周末阳光正好，蛰伏了一冬，必须找个地方活动下筋骨，放松一下心情。翻看信息，看到了关于鹅洲岛的介绍。今年的春来得早，满岛的油菜花已经绽放，正是观赏的好时节。

鹅洲岛位于长沙岳麓区，湘江之畔，开车不过二十分钟车程。去的路上，车辆稀疏，本以为观者寥寥，到了近处，才发现入州的道路两旁人车稠密，停车场更是密密匝匝地停满了车。

这座悬在湘江中央的翡翠岛屿，将千年光阴轻轻系在腰间。据说春秋时期，谋士范蠡携西施经洞庭，越荆楚，泛舟至此，见百鹤戏水，遂取名“鹅洲岛”。百鹤戏水的场景已不复见，但现在的鹅洲岛却别有一番韵味。岛上油菜花竞相开放，三月的风裹挟着甜香，混着湿润的泥土气涌进车窗，恍若春日酿造的浓醇醇香的美酒倾倒在眼前。农舍白墙在花海上若隐若现，被亿万朵鎏金铃铛簇拥着，摇响春日的宣言。

车子缓缓驶入洲心腹地，才在临时开辟的停车场找到一个车位。顺着天然的土路，沿着洲边行走，和煦的江风掠过耳际，也将蓝天上的云絮裁剪成散落的诗笺。游人们散作彩色的星子，沉浮在这片金色海洋里。靠近江边的芦苇里，鱼儿自在游动，孩童伸手触摸，它们也不惊不惧，摆摆尾巴，钻进了芦苇丛中。遥想二十余年前，这里还有撑船摆渡的船工，他们手中的竹篙就是全部的生活。现在，江边还

有人在划船，但只为了休闲娱乐的意趣。船桨划动，惊起的水纹将白杨倒影揉搓，碎成满江跳动的翡翠。

在岛上，我有幸碰到朋友一家，索性并作一处，支起帐篷，摆上吃食，尽享江风花海。虽没有把酒临风，但美景醉人，依然是“其喜洋洋者矣”。时至正午，日光在花穗间起舞，不远处，白鹭掠过江面的弧线也沾了醉意，翅尖洒落的水珠串成圆珠，坠入翻涌的花浪里。

时光易逝，暮色自芦苇荡深处漫上来，碧琉璃般的江面碎着粼粼金斑，水色泛起细密的褶皱，倒影里的青山在涟漪里浮沉，分不清是山影逐浪还是浪花攀峰。当年范蠡望见百鹤戏水的刹那，是否也曾被这样的黄昏击中？此刻我分明看见，千年前的月光正从鹅洲间簌簌落下，与今春的花粉一道，在江心酿成时间的甜醪。

我们倚着车头看暮色浸透花田，看最后一缕夕照如何把云絮烙成蜜色绸带。对岸住户摇曳的零星灯火，在夜色里续写未尽的春谣。江风忽地掀起浪花，层层叠叠的碎金涌向岸边。

当鹅洲岛在反光镜中慢慢向后退去，我的耳畔似乎仍在回响花穗碰出的细碎私语。人虽然离开了，鹅洲岛却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迹，衣角的淡黄、鬓角的香气，还有心里的眷恋。这满岛春醪，等着下一个踏春的旅人。他们的车轮碾过江堤的瞬间，就已经撞开了岁月的封泥。

本版插画 郭昕

碾玉峡听水

□ 疏泽民

暖风劲吹，春雨一润，安徽桐城的龙眠山就成了一块浸了水的翡翠，满眼都是流动的新绿。雨后天晴，山峦裹着一层薄雾，龙眠山像一轴未干的水墨长卷，挂在小城西边的天际，撩着游人迈开双腿，一头扎进薄雾里触摸山水。

出城向西，穿过景区的标志性建筑“龙门”，便进入了龙眠山景区。沿颂嘉湖左岸继续西行千余米，似从大地深处传来轰鸣声，激越、雄宏、亢奋，诱得我心旌摇曳。循声右拐，坡度变高，沿坡道往忽皮岭方向前行，忽闻轰鸣的水声自脚底的峡谷传来。碾玉峡到了。

沿着下行的步道，踏上新架的横跨溪流的拱桥。涨起的溪水经过山地茶园间的溪道迎面而来，穿过拱桥一路欢歌，一如我欢快的心情。拱桥下方不远处，水声如安塞腰鼓，绵延不绝地敲在我的心坎上，我似乎感受到了空气中微微的振动。

峡谷的南侧又是一段傍山步道，一块斜伸的山石挡住了一半去路，让我不得不低下头，放慢脚步。扶着步道的仿古栏杆，透过树隙俯身望去，清澈的溪水自龙眠山上来，在眼前一

块突兀的岩石上跌宕。经过时间的镂刻和流水的剥蚀，岩石上露出一道道龟裂状纹，圆润却又坚硬。水流经此冲泻散发开来，形成白花花的瀑布，跌入水潭，稍作盘桓，便滑进一段狭长而幽深的峡谷沟槽。

沟槽是谷底岩石的一道裂缝，宽不及两尺，却深不见底，恍若被巨斧劈开的时光隧道。一溪清水流入谷底，一下子被沟槽吞噬，隐入地下，在石罅间左冲右突，如虎啸龙吟，似鞞鼓雷鸣，只闻水响而不见真容。正疑惑这幽暗隧洞如何容得下滔滔活水，忽见下游豁然开朗处，溪流以千军万马之势破壁而出，溅出一团团洁白的水花，经过一块巨大的石坝，向颂嘉湖蜿蜒而去。

峡谷的石壁上，刻有清代作家刘大槐所作的《游碾玉峡记》。这里山清水秀，景色宜人，文人墨客喜游历于此，留下诸多摩崖石刻。宋代画家李公麟在这里绘《龙眠山庄图》长卷，苏轼为此画题跋；明代大司马孙晋引进珍稀的茶籽在这里种植，开辟了桐城小花茶的先河；清代父子宰相张英、张廷玉晚年在这里归隐，寄情山水。“水激而鸣，声琮然，为珠珠

玉之状。又前行，稍平，乃卒归于壑。旁皆石壁削立，有树生石上，枝纷叶披，倒影横垂，列坐其荫，寒人肌骨……”站在石壁前轻吟《游碾玉峡记》，字句间仿若有真碾玉溅珠的铮铮回声。

一处亭子临溪而立，翘角飞檐。当地人称之为“观瀑亭”。一块巨大的天然石坝，嵌在亭下的溪谷里。清澈的溪水，从石坝的脊背上丝绸般滑过，以排山倒海之势，跌入坝下的水潭，忽然震得地动山摇。我不知道那块石坝到底有多宽，它像一只座头鲸，露出青灰色脊背，脊背北端嵌在峡谷陡峭的石壁。石壁被时光雕琢成一块块厚薄不均的石片，如一部部史书，又似数百年桐城文脉镌刻的碑碣。这些史书和碑碣，或许记录了大师于峡谷前听水的吟哦，记载了文人墨客游山赏水、题诗作画的背影，记录了史哲先贤流连龙眠山的脚印和足音。

“龙眠山中紫气生，桐城小花胜龙井，山好水好地气好，龙井比之逊几分。采茶姑娘心手巧，绿茶裸里织彩霞。茶叶满筐如绿云，片片印着姑娘心。”思绪纷飞间，忽有山歌从山上

传来。抬眼望去，对岸大片青翠的茶园里，散布着一群穿红着绿的采茶女，挎着簸箕，巧手蝴蝶般在茶树间上下翻飞，一边掐着雀舌般的嫩芽，一边唱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桐城歌中的《采茶歌》。山上的茶园与山下的碾玉峡相互守望，我不知道几百年前刘大槐踏春至此，可曾听见相似的歌谣，但我知道，碾玉峡不息的溪水里，早已氤氲着来自龙眠山上的茶香。

暮色降临，峡谷里新建的观景台亮起暖黄色灯光。站在观景台前凭栏俯瞰，沿步道铺设的夜灯如降落的星星，勾勒出栈道的轮廓，宛如潜伏的游龙，照亮夜游者的脚步。倦鸟归巢，山野渐静，而水声愈显清越。我久久地伫立，恍惚间似乎看到刘大槐的青衫倒影与采茶女的蓝布衣袂，在暖黄的灯光中若隐若现，耳边也再次响起“水石相激，淙淙有声”的回音。

拾级回望，翘角飞檐的观瀑亭像一位不离不弃的守望者，悬在峭壁间映照清流。我知道，经过几百年光阴流转，碾玉峡昼夜不息地奔涌里，流淌的不仅是一溪春水，更有古老文脉与乡村蝶变的共振和鸣。

露天矿之春

□ 何小雯



风吹万物，也吹醒踏青的心。今年我们一家的寻春行，选在郊外的茂名露天矿生态公园。

三月的大地捧出新绿，捧出花红。春色落入茂名露天矿，是“野旷天低树”的开阔，是湖清花撩人的妖娆，是“沉醉不知归路”的欢愉。

露天矿的春色与故事，都围绕着好心湖而明媚。好心湖如一块巨大的翡翠，落在公园中。随着阳光强弱而颜色渐变的湖水，凭着一汪湛蓝与碧绿，成为茂名的“马尔代夫”“九寨沟”。春风吹啊吹，吹过好心湖面，吹皱一湖春水，吹起层层叠叠的涟漪，吹来新鲜湿润的甜味儿。站在小木屋上极目远眺，入目皆是好心湖玻璃般的澄澈透明，是湖水因拥有丰富矿物质的蓝，因引入高州水库的活水的绿。

扶栏俯首时，目光偶遇一群游

鱼，心生欢喜与艳羡，想必它们小小的身躯，在这蓄水量约1.6亿立方米的碧湖里，游得不亦乐乎吧。它们有没有去过那近百米深的湖底，去倾听这湖的前身故事？有没有聆听过市民对湖百转千回的赞歌？如果有，它们必然知道好心湖的前身是座矿坑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全国原油紧缺，而在茂名却发现了油页岩矿，探明储量达50亿吨，按年产100万吨原油来计算，可开采100年。这消息点燃了四面八方建设者的心，他们义无反顾地离家奔茂，在这片“地上不长草，地下藏着宝”的土地上，与当地村民一起，付出了赤诚、汗水和青春，为国家摆脱“贫油国”的帽子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天空掠过几只白鹭的情影。它们时而振翅高飞，划破天幕；时而贴着湖面滑翔，惊乱一群悠哉的游鱼；时而停歇在湖面上，融入水天一色的画

轴里。好心湖因白鹭的身影，又添了几分姿色。或许，每一只喝过好心湖水的白鹭，都听过好心湖的故事，都知道为了改造采矿三十载留下的矿坑而引起的严重污染问题，人们付出了怎样的艰辛。为了保护生态环境、改善水质，从2013年开始，茂名市委、市政府历时数年，建设引水渠，矿坑湖与高州水库、鉴江、小东江水系连成一体。引水入湖打通水系，彻底改变了矿坑湖水质，使矿坑湖变成了碧湖。

如今，在春色映衬下，这片碧湖愈发清澈，攒了整冬的绿意都化作涟漪晕散开来。风吹云动树梢晃。我们沿着好心湖畔十几公里的环形绿道漫步，六岁的女儿如蝴蝶般“飞”在我们周围。我顺着风“摸”过去几句这座湖的故事。关于这座湖的历史的种子便乘着春风，落入稚童心底，在时光里酝酿，缓缓滋长，生出一片

片绿荫。这就是出游的意义与奇妙啊。抬头，凝眸，俊朗挺拔的落羽杉，着酒红与翠绿的衣衫在风里簌簌吟唱。它不会忘记这片土壤复绿的难，故而以茁壮生长来铭记和感恩。

好心湖与绿道之间的斜坡上，长满了红艳艳的杜鹃花。它们蓬勃茂盛地簇拥着，浩浩荡荡地在春风里娇俏着，形成狭长的花带，给碧湖戴上了明艳的花环。在露天矿生态公园，花是最不缺的。黄花风铃林里摇曳起一片浪漫的金黄，宛如灿灿的金蝴蝶颤抖着嫩嫩的翅膀，停歇在春天的枝头，将天空也染成了柠檬黄。人置身其中，也“惹”了一身漫天的黄。它们齐刷刷地直直钻入你的眼、你的心，挟着明亮的暖色，将你因生活琐事而生出的怨艾、疲倦通通消除干净，唯留下带着花香的活泼春意，唤醒你昂扬向上的生活态度。

公园东门处，有一座免费开放的博物馆——茂名露天矿博物馆。这座博物馆由旧厂房改建而成，集展览、科普、收藏多功能于一体，以生动翔实的介绍，告诉来馆参观的人们，如今生态优美的公园，是前人热火朝天付出所换来的。

博物馆外，是春风吹拂的巨毯。高空之上风筝翩翩飞舞，树伞之下孩童叮叮欢笑。奔跑在春风里的孩子们抡飞盘、吹泡泡、放风筝、骑单车、追小狗，蹦蹦跳跳地你追我赶。踏春的人多的是，为了与春天更长时间地相拥，“资深”踏春人的装备往往很齐全。随处可见围炉煮茶，搭篷赏春的。讨一杯茶，是更容易不过的事。毕竟，春日的分享，是同一场春风里的邂逅，是大自然的馈赠。

我们坐上以“1958号”命名的观光小火车，欣赏了一场唯美的落日。夕阳变得多情，一步三停留，吻着碧湖的脸蛋。风吹过，像是春天的承诺，这些美好会在新一天的上演。红色的太阳，终究还是带着无尽眷恋，落入湖水深处，剩一抹胭脂色，缓缓渲染湖唇。